

义取瀛城

江华

海峡文艺出版社



义取瀛城

江华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义取瀛城

江 华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5.888印张 2插页 99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990

书号: 10368·181 定价: 0.90元

目 录

义取瀛城 (一)

归去来兮 (一三五)

义取瀛城

（清）吴伟业撰

瀛城，即今之天津。顺治十八年，清兵入关，定鼎中原。燕王朱棣之子朱慈烺，在天津建立明朝流亡政权，自称“明太子”，年号“弘光”。清兵围攻天津，慈烺坚守不屈，最终城破被俘。清兵对慈烺礼遇有加，但慈烺始终不屈，最终被处死。此诗为吴伟业所作，歌颂了慈烺的忠义精神。

燕王朱棣之子朱慈烺，在天津建立明朝流亡政权，自称“明太子”，年号“弘光”。清兵围攻天津，慈烺坚守不屈，最终城破被俘。清兵对慈烺礼遇有加，但慈烺始终不屈，最终被处死。此诗为吴伟业所作，歌颂了慈烺的忠义精神。

一 不速之客

阴云密布，朔风怒吼。

一九四四年初冬季节，从连云港开往瀛城的通榆公路上，往日车马行人川流不息，如今除了不时有和平军的巡逻队来往活动外，沿途只见光秃秃的碉堡蜷伏在据点周围，有气无力的太阳旗在寒风中抖动着。

绕过瀛城的串场河，虽未封冻，但极目望去，也很难发现几点帆影和人迹。

位于瀛城西北的李孟镇是串场河东岸的一个重镇。它离县城三十华里，水陆交通便利，与河西岸我新四军控制的田湖镇遥遥相望。

这年中秋节，汪伪第四方面军第十军军长邵林洋奉命将他的一万多伪军从河南开封开到瀛城一带后，就把李孟镇这个交通要津交给他亲兄弟邵群洋的特务团驻守，他自己也经常亲临视察。

冬至这天中午，李孟镇突然戒备森严，各

个交通要道都加了哨兵，街上行人也突然少了。任伪镇长的老财主孟大茂也有些惊疑，急忙赶到特务团询问缘由。邵群洋笑着说：“没大事，不过又得麻烦你老兄办桌酒罗！”

下午三时，邵林洋带着他的妻弟郭参谋和一个骑兵班，冒着严寒来到了李孟镇。这位一军之长的司令官，一下马就检查各处工事，看完后对身边的郭参谋说：“还好，工事筑得不错，群洋总算有了些进步，我也放心了。”

郭参谋淡淡一笑：“光凭工事的坚固，恐怕还不足以抵御共军……”

经他这么一说，邵林洋的眉峰又皱紧了。

黄昏，邵林洋闷闷不乐地回到特务团部，伪镇长孟大茂果然前来约请。他瘦削的面颊上堆满了媚笑：“冬至大如年，请军长务必赏光，务必……”说话时，他那一对老鼠眼不断地在邵林洋脸上搜索。

邵林洋这时并不推辞，带着郭参谋、邵群洋等，来到孟家那个古色古香而又陈设华丽的客厅。

孟大茂殷勤地请客人入席后，立即吹捧起邵群洋这个当地的最高长官。他见邵林洋脱下草绿色披风，就回过头来对堂侄女说：“杏芬，你去吩咐再生一个火钵来。”

客堂里充满了暖意。可是室外依然寒风劲吹。两个检查水路码头的哨兵，尽管不停地在河岸上来回踱步，仍然无法减轻刺骨的严寒。两人悄悄地埋怨军长前来视察，增添了他们站岗放哨的麻烦。他俩瞪着眼盼望换岗的快来。

突然，那个大麻皮哨兵发现有一帆孤舟在苍茫的暮色中顺风迎面驶来。他立即打起精神，把背在肩上的步枪横在手里，对小个子同伙说：“注意，说不定今晚还会遇上财神爷呢！”

小个子嘴里唔唔地答应着，看见小帆船飞一般地过来，心底里不由得有些害怕，因为他记起几天前的一个夜晚，汪伪特工站的行动组长就是在这个码头上搜查新四军侦察员时被当场击毙的。他低声咕噜说：“老天爷保佑，别碰上四太爷。”

小船落帆，驶向岸边。大麻皮喊道：“船上什么人？”没人回答，船一个劲儿地向码头靠近。小个子更加紧张，忙把子弹推上枪膛。大麻皮把枪口对准船头喝道：“船上什么人？再不出来老子开枪啦！”

一个胖乎乎的青年从船里钻出来，只见他头戴铜盆帽，身穿藏青色呢大衣，手拎一只旅行小皮箱，一踏上码头就笑容满面地说了一声：“两位辛苦了。”随手把一卷储备票塞到

前面那个大麻皮手里，还补上一句：“小意思，弄杯老酒驱驱寒。”后面那个小个子看来人象是一块肥肉，不能轻易放过，便一本正经地说道：“不行，公事公办，你到这里干什么？”

这位客人仍然笑容可掬，又把一卷伪币向小个子手中塞去，并且轻声说：“我是本镇人，回家探亲，已经多年没回来了。”两个哨兵收了钞票，大麻皮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说：

“你先生回家探亲也得有个证件呀。”

“多蒙关照，证件我是有的。”胖客人微笑着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个证件。哨兵接过，见上面写着：“孟遂生，三十二岁，江苏瀛城县李孟镇人，日商兴亚洋行雇员。回乡探亲，准予放行。”原来是徐州日军联络部发给的通行证。

其实，孟遂生是重庆国防部二厅厅长程及明的女婿，该厅特派专员。此时返乡是有特殊任务的。这年“双十节”晚上，程及明把刚进中美合作所的女儿丽娜和女婿孟遂生邀到公馆的内室举行家宴。席间程及明拿出一只已经泛黄了的信封对孟遂生说：“这是你的家信，你妹妹从家乡寄来的，快半年了。当时你正在前线，我们不愿使你伤心，影响为党国效

劳。现在我不能不让你回家去看看老母，报答养育之恩了。

孟遂生拿起信封一看，果然是他妹子孟杏芬从沦陷区寄来的家信。当他读到“母亲得了伤寒症，十分危险，日夜思念亲人”时，不免有所触动，眼眶里含着几滴泪水。

“遂生，你想不想回家去看看？”

孟遂生已记不清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但他清醒地记得：自己原来是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沦陷区来的，只是由于老丈人那副严肃可怕的表情，才没敢拒绝。他知道老丈人这次要他返回家乡决不是为了看望母病。果然，饭后程及明就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回到瀛城后，要运用一切手段打进汪伪第十军去长期潜伏，相机策反该军军长邵林洋。并说，时机成熟后，他会派女儿丽娜前来策应。晚上丽娜也劝丈夫安心前去，并把几个联系的密码暗号告诉了他，他只好答应。

孟遂生虽说多年在外，但家乡旧日景象还依稀可辨。他走近家门，轻轻地敲门，一遍，二遍，三遍，屋里没人应声。他心急了，使劲猛击几拳，还是毫无反应。他有点慌了，在这滴水成冰的寒夜，妹妹会到哪里去呢？难道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孟遂生不愿再想下去，他决

定立即去找族叔孟大茂。

他敲门走进孟大茂的公馆，门厅里坐着几个身穿黄军装，腰佩盒子枪的卫兵。此情此景，他已明白了这位族叔在家乡的身份，心里惊喜参半。

“劳驾，请通报孟老先生，说他的侄儿来看他。”

警卫们见他一身上层商人打扮，不敢怠慢，连忙来到客堂，悄悄向孟大茂说：“门口有一人，说是您的侄少爷。”

“哦哦，是遂生吗？真是不速之客，快请进来。”

孟大茂又向邵林洋、郭参谋、邵群洋等拱着手说：“对不起，我侄女杏芬的哥哥回来了。前几年他在地做生意，据说混得不错。半年前他娘病重，杏芬写信叫他回来，可惜来得晚了。”

孟遂生随着妹子走进客堂，一见高朋满座，行动略微小心。他手拿铜盆帽，目不斜视地朝着孟大茂说：“茂叔，我来迟了，你老为我母亲办妥后事，又给杏芬找了事做，我这个不肖子侄不知该怎么感谢才好？”

孟大茂一边摇手止住孟遂生往下说，一边

站起身来朝着邵林洋方向指示说：“快来见见保卫我们乡土的邵军长、郭参谋和邵团长，你这个年轻的生意人，将来还要依靠各位长官多多照顾栽培呢！”

孟遂生一听这几个军官都是汪伪第十军的，而且连军长邵林洋也在座，心中喜不自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孟遂生恭恭敬敬地挨次向大家鞠躬敬礼。郭参谋趁机对孟大茂说：“令侄远道而来，我们适逢其会，就请入席罢！”

孟杏芬将要让出自己的座位，邵团长早已拉过一张椅子，邀请孟遂生入席。

“孟镇长和孟小姐成天为本军操劳，兄弟非常感激。今天孟少爷远道归来，我们更加高兴，我代表军座祝贺你们全家团圆，请大家干一杯。”邵群洋带头举杯，全桌人一饮而尽。

郭参谋一面饮酒，一面对这位突然到来的不速之客暗中琢磨。他趁孟遂生同大家干杯之际，随口问了一句：“孟镇长说孟先生在外地生意兴隆，不知经营什么行业？”

孟遂生略一踌躇，脸上露出一丝苦笑说：“我是什么生意都做，就看划算不划算。可是现在生意难做，这次出来又要另起炉灶。将来有仰仗诸公之处，还请多加提携。”几句平常

应酬话，在座客人都不在意。可是这寥寥数语，却触动了邵林洋的心思，勾起了他三个月前埋藏在心底的往事。

当时驻扎在河南开封的汪伪第十军，从军长邵林洋到所有官兵，几乎全是河南人。自从一九四一年打起“曲线救国”的旗号，接受汪伪政府的任命起，邵林洋就在开封通过当地的社会关系，与重庆政府有着某些似断似续的微妙联系。后来奉命调来苏北，邵林洋眼看日本人每况愈下，汪伪政权根基不稳，他曾以感慨的口吻给在重庆国防部第二厅当财务处长的表兄田金贵写过一封长信，信中提到“我是什么生意都做，就看划算不划算”，“现在行情多变，生意难做”，“这次出来又要另起炉灶”，“如有仰仗吾兄之处，还望多加提携。”今天孟遂生的这番话，与自己那封长信的紧要之处，几乎一字不差，这是偶然巧合，还是另有蹊跷？想到这里，邵林洋不由皱起眉头，想试探一下孟遂生说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席间，郭参谋已经发现邵林洋对孟遂生有所怀疑，就抢先打哈哈说：“孟先生这次出来想要另起炉灶，不知有何打算？”

“我已说过，将来仰仗各位长官之处，还请多加提携，多加提携。”

邵林洋正要进一步询问，孟遂生又接着说：“其实这次返回故乡，真是心如槁木，决心解甲归田，任何黄金富贵，也打不动我的心了。”

邵林洋一听，更加吃惊，这几句话不正是我在信中把田金贵三个字隐藏在字里行间，表示唯田金贵之命是从的吗？怎么孟遂生又一字不差的吐露出来？他究竟是什么人？他究竟从哪儿来？

邵林洋进一步细想，自己与田金贵私下通信，别说郭参谋和群洋弟不知道，就连自己的老婆郭秀英也蒙在鼓里。莫非信件被人检查了，或是田金贵把我出卖了？孟遂生究竟是哪方面的人，必须弄清楚。看来此人决非商人，一定是负有特殊使命而来的。如果他是重庆派来的，我就大有希望，否则倒要留神对付。

邵林洋想罢，趁着孟杏芬拿起放在火钵上的紫铜水壶替大家斟茶时，顺势说了一句：“孟小姐兄妹团聚，真是一大喜事，我看应该庆贺一番呀！本军长欲请你到军营小酌，肯赏光吗？”

孟大茂频频点头，随声附和说：“军座高见，不过这个东道应该由我来作。万不敢破费军座！”

邵群洋连忙抢着说：“孟镇长不必客气。我军常驻贵镇，多亏孟镇长和孟小姐帮忙，这个东道当然由我来作。”

郭参谋心里雪亮，他几次陪邵林洋来李孟镇，早在宴席上发现邵群洋不是同孟杏芬坐在一起窃窃私语，就是背着别人眉来眼去。他想，邵群洋既然是自己姊夫的胞弟，将来少不了还有用他的地方。另外，这位孟先生言语机敏，锋芒闪烁，绝非归田丧志之流，眼下风云变幻，时局多变，他突然在这里出现，更非寻常。有必要与其周旋，弄清面目。想到这些，他站起来附和说：“邵团长是本镇驻军最高长官，当然应由他作东道，这既是对孟先生表示欢迎，同时也是对孟小姐的一片心意嘛。呀？哈哈！”

“哈哈！”

经过一番嘻嘻哈哈的虚伪做作，就决定由邵群洋作东道，第二天晚上仍在孟大茂公馆聚宴。

翌日清晨，~~孟杏芬~~旦起来就告诉妹子要去看看镇上的~~早市~~。孟杏芬要~~陪~~他一起去，被他婉转谢绝。他估计昨晚在~~宴会~~上的几句暗话，已经打~~动了~~邵林洋。否则他~~这个~~当军长的怎么会轻易提出今晚的宴会，~~而且~~还要亲自参

加，这一定是邵林洋在制造机会，以便接近自己。于是他决定先上饭馆吃了早点，再直接了当地去找邵林洋。

李孟镇上有一家著名的顺兴饭馆，在战争年代也还是一天三市，宾客盈门，早市还更加热闹。孟遂生一进门，那饭馆的一个堂倌立即招呼说：“是孟先生吗？房间里有位客人请你过去。”

孟遂生先是微微一怔，随即释然地笑了。堂倌撩起门帘，只见桌上摆着茶壶茶杯，招呼他的正是邵林洋。

“军座，碰得太巧了！”孟遂生客气地招呼道。“我考虑到孟先生会来此店尝尝家乡风味，因此专来恭候。”邵林洋让给孟遂生一把椅子，随即开门见山地说：“孟先生，昨晚听你一席话，很受启发，非常敬佩。但不知阁下对现实为何如此悲观，为何要决心解甲归田，任何黄金富贵都不动心？莫非孟先生另有重任？”

孟遂生不慌不忙地说：“我只是趁回家探亲之便，受田先生之托，顺道向邵军长问候。”孟遂生也单刀直入地交代了原委。

果然是重庆来的。邵林洋放下了心，但他还故作姿态说：“哪位田先生？”

“就是令亲田金贵先生。”孟遂生边说边注视着邵林洋的面色。谁知邵林洋并不惊异，只是淡淡一笑说：“那么孟先生从山上来，只带来这个口信吗？”

“不，请看这个。”孟遂生迅速拉开上衣夹里，掏出两封信递给邵林洋。

邵林洋把两封信看了一遍，问：“你要长期在我这里？”

“是的，我是奉命前来听从军座的驱使。”

“你的意思是留在我的身边？”

“不，那样反而不便，我想就在李孟镇住下去。”

邵林洋思索了片刻，点头同意说：“那就屈尊在我兄弟的特务团里当书记吧。”